

杜宣

秋夜流螢

文坛漫忆丛书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春兰

封面设计:陶雪华

文坛漫忆丛书

主编 陈青生

秋夜流萤

Qiuye Liuyeng

杜宣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)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1 2/16·插页 4

字数:250 000

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册

ISBN 7-207-04359-7/I·648

定价:19.70元

主编者的话

陈青生

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，风云翻卷，波澜起伏，阴晴变幻，冷暖交替，总是与中国社会大小气候的闷抑舒畅、严紧宽松相随相和。许许多多痴情文学的男女老少，置身这样的境况氛围，分别以生旦净末丑的角色和追求登场献技，舞文弄墨，斟字酌句，布局谋篇，编织出五音交响、七情洋溢的丽文华章，营造了中国文学绵延发展迢迢长程中不乏自豪、也不乏思索的一段历史景象。不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，先后将各自的文学生涯和文坛见闻付诸笔纸，寄托对流逝岁月的纪念，也为文坛历史留下了雪泥鸿爪，夕拾朝花。这套“文坛漫忆丛书”，便采撷、汇辑了一批著名作家回忆文学历程，怀念文坛师友，追记文坛往事的散文精华。

这些作家，有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代开拓者，也有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的赓续人。他们的文学擅长不尽相同，各人取得的文学成就互有千秋，且不乏在不同文学领域的重要代表。而痴情文学的终生不渝，笔墨生涯的坎坷曲折，文坛交游的见识广博，则是这些作家的共同特点。他们在各自的追怀忆往中，真实地报告了自己的人生和文学经历，坦露了孜孜追求文学“真善美”极致的甜酸苦辣，喜怒哀乐，成败得失；维妙维肖地再现了许多文坛人物的音容相貌，言谈举止，秉性情趣和品格节操；还力求翔实地披露了一批文坛旧事的来龙去脉，前因后果，旁蔓别枝，以及种种外人难知的隐秘情节；

加上不同风韵的文采,真挚至诚的情意,丰厚深长的蕴寓,遂使这些文坛漫忆文章,兼容艺术欣赏和史料考证的双重价值。这样的追昔忆往散文,对历史真相真情的展示,往往比教科书式的学术论著更具体、更周详、更生动、更形象,也更使人信服,以至历来获得众多文学爱好者的喜爱,受到学术研究者的重视。

回顾历史,是对流逝岁月的纪念,也包含对往昔的反思,对经验教训的总结,还有对美好未来的希望。二十世纪帷幕初启时,中国文学表现出弃旧图新、追融世界文学大潮的高远志向。这以后,中外文学交流的规模愈发扩大,中外文学汇融的程度更趋加强,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审美境界也更为宽广高大,从而孕育了众多将传统精华和时代精髓集于一体的文学大家,产生了大批魅力隽永、异彩纷呈的文学杰作。但是,社会的连年动荡,时世的多灾多难,又常常使文坛不得安宁,作家被推上各种斗争的风口浪尖,文苑横遭粗暴践踏,一些年间居然成了司空见惯的平常事。如果没有多年来各种各样的战乱、折腾、禁锢、偏狭,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景象肯定会比现有的更为繁盛绚丽。有一种见解认为,“伟大作品”的产生与作家经历苦难很有关系。中国古代有人说过,《离骚》、《史记》的问世,很大程度缘于作者蒙受深冤奇辱,身心倍尝苦难。另一位古人也宣称,文学家非经苦难、苦恋、苦闷三境,实难写出动人心魄之作。外国也有类似观点。西洋有人将诗人比作夜莺,认为夜莺的生活舒适便不会鸣唱。东洋有人干脆将文学定义为“苦闷的象征”。苦难是一种社会现实,也是一种人所难免的生活经历,它对作家人生道路的择定,对作家思想性情的锻炼,对文学作品外形内涵的熔铸,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将文学佳作的产生与作家经历苦难联系起来,是有一定合理性的。然凡事皆有度,过犹不及也是公认的律理。作家究竟要经受多少苦难才能产生“伟大作品”呢?或者换一个角度设想: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和文坛多少年来总在

期待和呼唤“伟大作品”却又总未如愿，是由于中国作家经受的苦难尚嫌不够呢？还是太多？其实，“伟大作品”的问世，得之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孕育，非独与“苦难”一因相关。再说，即使“苦难”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，以作家饱尝苦难煎熬换取“伟大作品”的产生，也令人觉得过分残酷，这实在有悖于人生本义、人道精神，也偏离文艺原旨，似乎是社会文明落后时代对文学的嘲弄和扭曲。今昔对比，时代毕竟前进了，社会文明毕竟发展了。尽管现在仍难以断言“伟大作品”已经不再需要苦难催生，作家和文坛已经没有苦难等候，但在今天，反对暴戾和愚昧，推崇祥和与安宁，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意愿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以往屈原、司马迁、鲁迅、闻一多、胡风、老舍遭遇的那类苦难，应该不会在中国文坛再现。“文坛漫忆丛书”的各位作家，在文坛上笔耕墨耘、栉风沐雨的时间，都超过半个多世纪，有的更逾七十春秋，他们的经历见识，也包含对于这一点的印证和祝祷。

二十世纪帷幕关闭在即，新世纪帷幕行将开启，中国文学又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，前景光明，任务艰巨。此时，读读历史过来人费心凝血总结的经验教训，听听他们推心置腹的忠言告戒，对我们思考中国文学在新世纪如何继往开来，踵事增华，争取更健美的的发展，从而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这个课题，是可以得到有益启示的。

目 录

主编者的话(陈青生) /1

第一辑

富士雪 /3

保津川记事 /10

西去巴黎 /19

伦敦一瞥 /29

悬桥 /32

——1991年初夏日本之旅

山南山北长相忆 /41

——与贾来路丁·阿里的通信

重访茅崎 /46

汉城漫笔 /50

东京的旧书店 /54

日本的来信和佛像 /56

东海遗梦 /61

圣·彼得堡之夏 /64

第二辑

- 刻骨铭心的教诲 /71
——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
- 夏夜星空 /81
——悼郭沫若先生
- 拾穗 /89
——回忆田汉同志
- 绝唱 /94
——怀念老舍同志
- 雨潇潇 /100
——沉痛怀念茅盾同志
- 忆潘汉年 /105
- 怀念陈家康同志 /110
- 忆望舒 /114
- 故乡明月在 /120
——怀帅开甲烈士
- 长相忆 /126
- 两都思翔 /133
——记巴金
- 怀念许之乔 /142
- 杏花红 /146
——悼丁玲同志
- 记唐云 /150
- 怀葛琴 /153
- 友情·美酒·巴黎 /156
——怀唐纳

不能忘却的记忆 /162

芳草梦 /165

——忆露茜

风雪忆故人 /175

陨星 /179

记郭安娜 /183

侠骨诗魂 /190

——怀胡希明

忆夏衍 /198

送别周谷老 /208

记顾廷龙先生 /211

夕阳无限好 /214

第三辑

狱中生态 /221

智慧之门 /225

天池纪行 /229

邻居 /235

再说邻居 /239

烟斗 /242

拉吉 /246

忠实的小狗 /249

猫 /252

由“老马渡”想起的 /255

钟 /258

有所思焉 /261

荷塘漫兴 /264

第一辑

富 士 雪

从日本回国已经好几个月了。日本朋友们对中国代表团热烈的感情,许多扣人心弦、激动得使人落泪的场景,还历历如在眼前。6月23日,我们乘坐的飞机,一离开东京羽田机场,东京就沉到一片苍茫云海下面去了。我默坐在机舱里,若有所失,但送别的歌声,还萦回在我的耳际;激动的泪光,尚闪烁在我的眼前。于是我不断地翻阅着在日本一个月访问的生活日记。发现日记只记下了每天的事件,没有记下当时的感情,感到有些遗憾。但是仔细想想后,觉得当时的感情确是不容易记得清楚,每天要接待多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,不知道要听见多少热情而又激动的言语。就是整夜地不睡,也没法把白天许多朋友对我们的无限心意写出来。想到这里,决定回国之后,要很快地写些文章,将日本人民对我国人民的感情,尽量地做些报道。

经过了几个月的考虑,发现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每当我摊开稿纸,拿起笔,想写点访日文字时,一翻开访日的日记,就思潮汹涌,情绪万千。思想就不知不觉地飞到了东京、京都、奈良、大阪、三重、岐阜、镰仓、热海、箱根、日光、岩手、福冈……一张张热情的面孔,一句句语重心长的话语,一双双充满着泪光的眼睛……都霎时间涌了出来。这时,自己就不自觉地沉浸在回忆的激动中,常常在

书桌边一坐很久，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

本来以为日记记得太简单了。事过境迁，自己也忘记了。但是只要我平静下来，仔细回忆，便又什么都记起来了。日本友人们用他们真诚的感情，在我记忆里刻下的印痕，是永远不会磨灭的。

诚然，我和日本朋友的友谊，并不是从这次开始的。在30年代，我曾在日本生活过几年（1933—1937）。那是日本军国主义十分猖獗的年代。日本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壮烈牺牲了，许多著名的左翼作家艺术家被捕了，日本革命的文艺运动，受到了空前的打击。那时我们在日本的活动，同样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压制。有一个日本便衣警察就专门监视过我，他的名字我虽然已经忘了，他的样子却还记得很清楚。但是日本的人民、尤其是左翼的日本文艺界朋友们，却和我们建立了战斗的友谊。我们共同的敌人，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、法西斯分子。

秋田雨雀先生是当时左翼文艺界战士中少数幸存者之一。那时他已满头白发，刚刚写完《五十年生活年谱》。虽然他的活动受到日本警察严密的监视，他的生活十分贫困，但是他却对我们中国留学生革命的文学戏剧活动，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。

我们编印文学刊物《杂文》（第三期后改名《质文》），秋田先生给我们介绍印刷所，也给我们写文章。当然，我们是付不出任何稿酬的。我们演出戏剧时，他介绍“新协剧团”和“新筑地剧团”的艺术家们给我们协助，并代我们向“筑地小剧场”交涉，用最廉价的租金供我们上演。我们一些座谈会，只要邀请他，他一定出席。我们工作上有任何困难，他一定用他所有的力量，给我们帮助……可以说，当时无论我们遭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去找他，他没有不尽力相助的。

秋田雨雀先生是靠写文章维持生活的。当时左翼刊物很少，而且稿费极低，所以他生活十分贫困。他和夫人住在东京杂司谷区一幢极简陋的小木屋里。我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第一次去访问他时的情景。那是1934年一个晴朗的冬日的下午。我踏着雪后泥泞的小道，走进他的玄关。先生穿着日本和服，带我走到楼上一间六铺席的小书斋兼会客室。他用世界语吩咐他的女儿（日本左翼作家上田进的夫人）给我倒茶拿点心。这第一个印象就使我很惊奇。他解释说，他是日本的世界语运动者，他的女儿也是世界语学者。他们父女相约，彼此间不许用日语谈话，这样好锻炼世界语的会话。秋田先生身材瘦小，但很结实，满头又厚又长的银发，说话的声音很低也很慢。他从不吸纸烟，但却十分喜爱烟斗。他一边谈话，一边用块绒布擦着他的烟斗。有时吸一两口，有时把烟斗放在他身旁席子上让它熄灭。这间小屋子，四壁都是书。中间有一张矮桌子，桌上堆了些书和稿件，这就是秋田先生的写字台。此外有一个火钵，和几个蒲团，这就是室内全部家具和陈设。这天正是雪霁后的严寒，我和先生就对坐在火钵边，倾心听着先生娓娓的深谈。他的女儿不时上来给火钵添些炭，将火拨弄得旺盛点，顺便为我们加些热茶。他这次谈的不仅是日本人民斗争的一般情况，还着重谈了他们在反动派的虚伪法律的幌子下，如何进行合法斗争的经验。这番话对我的教益很大，对我们以后的活动也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。

秋田先生很欢喜这样促膝谈心，他用一种海人不倦的态度，一口气就可以谈一两小时。记得好像是他的女儿，在楼下看见了雪后的富士山，高兴得叫嚷了起来，给先生听见了，才立即停止了谈话，招我起身，走到整排玻璃窗的走廊上。玻璃被揩抹得一尘不染，先生用手一指，欣喜得像孩子一样：“你看，富士山！这在东京不是时

常见得到的。”

当时我到日本已经一年多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富士山。我知道日本人民十分喜爱它，把它称作“圣山”。多少年来日本的诗人们和作家们，不知用过多少诗句或美丽的文辞咏赞过它，画家们画富士的作品就更多了。美丽而雄奇的富士山和三春的樱花一样，成为日本的象征。现在看到的富士山，和我在画幅上或照片上看到的富士山完全一样。由于它的覆盆形的顶峰超过了雪线，所以终年积雪不融。

秋田先生忽然问我：“你看，富士山像什么？”

这一问，倒把我怔住了。富士山像什么呢？我自己在心里翻腾了半天，一时想不出恰当的比喻。

但是先生并不是想要我回答他的问题，他是想起了日本有名的一句汉诗，接着他就吟哦着“玉扇倒悬东海天”。我一下子没有听懂。他指着远方蓝天下晶莹如玉的富士，把这句诗解释给我听。这样我才完全懂得了。我认为这句诗，实在写得恰切极了。听完了诗，我再看富士山，便顿时觉得，它确实就是一把用白玉雕琢成的折扇，倒悬在东海湛蓝的天空之中。

由于有些冷，我们看了一会儿，就回到火钵旁边了。先生又谈了许多有关富士山美丽的传说。很可惜，由于年代久远，现在我已无法记忆了。但他谈到日本渔民特别喜爱富士山的这件事情，印象却还是很清楚的。

他告诉我，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国，渔民特别多。富士山是渔民的亲人。富士山日夜矗立在东海之滨，守护着他们，为渔民的不幸忧虑，为渔民的平安祝福。由于它的庞大，高耸入云，满头晶莹的白雪，使渔民们在距离祖国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就能看到它。人们一看

到它,就觉得快回到家园和妻儿团聚了。因此渔民看到它的时候,就好像见到自己亲人一样的幸福;在远海上,如能看到富士山,那定是天气晴朗、风平浪静的时候。风起云涌或暴风雨的时候,当然是看不见富士山的。因此看见富士山,就证明这次远航,可以平安地回家了。所以大家把它称作“圣山”。

这次会见,距今已经三十年了。在我的记忆里,还是像明镜一样的清晰。这以后,我还到先生家里去过多次。在新协剧团的活动上,见面的次数就更多了。记得有一回,新协剧团搬进新租的一座房子的第一天,我和吴天同志也被邀参加了。我们和秋田先生喝着啤酒,高唱着《国际歌》,还一同照了像。

在漫长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里,我还常常想到秋田雨雀先生。有时,偶然从战场中得到点日本报纸和杂志,我也总想找到秋田先生和日本进步友人们的消息,但是每次都失望了。

解放后,我曾两次在上海遇见土方与志先生,很兴奋地知道先生在战后加入了日本共产党,担任舞台艺术学院院长。当我第二次见到土方先生的时候,土方先生告诉我,秋田先生也和他谈到我,并说,我从前送过一幅石刻兰竹的摹本给他。

1961年夏天,我和巴金同志同住在黄山紫云楼。每天傍晚,我们都要坐在门前竹椅上,欣赏对面苍翠的桃花峰和斑斓的夕阳,并和一些朋友们谈天说地。有次我问起巴金同志,到日本访问时,有没有见到秋田雨雀先生。他说,在酒会中见到过,老了,走起路来颤巍巍的。而秋田先生在我记忆中,却一直是白发满头,精神矍铄的。

因此我就更想念他,想起和他一同看富士山时的情景,我不禁念着:“玉扇倒悬东海天!”我觉得秋田先生应和富士山一样,虽然白发满头,但却是永远不老的。

去年我从非洲回国时，听到了秋田先生的噩耗，曾为之抑郁者累日。人由少壮、衰老到死亡，这本是自然规律，但对一些为人类进步、为阶级斗争献身的先驱者们的死去，我们是免不了悲痛的。

这回有幸到日本，作了一次极有意义的访问。虽然我没有看见秋田雨雀先生，但却认识了更多的白发满头的日本老战士：松本治一郎、三岛一、龟井胜一郎、中岛健藏等先生，他们为了反美爱国运动，为了中日友好运动，在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。

人是会死去的，斗争却永远在继续发展中。一个人倒下了，千百人站起来了。历史定会朝着前进的方向发展。秋田雨雀先生毕生奋斗的理想，现在正由广大的日本人民继续着。虽然没有机会再看到秋田先生了，多少总有点遗憾，但是我见到了更多的日本人民战士。我怎能不引为欣慰。

这次到东京的第二天，就赶赴京都召开的“日中友好协会”第十三届大会。松本治一郎、中岛健藏先生等一行二十多人和我们一起同乘火车。在途中，当我看到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富士山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是无法抑制地激动，就好像看到了很多日本老朋友，看到了秋田雨雀先生一样。记得1937年和富士山告别时，虽然当时心情是有些悲壮，但我坚信，日本军国主义一定会失败，我们的斗争一定会胜利，日本人民的斗争一定会胜利。那时节，我一定会再来的。今天我真的再来了，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斗争，我们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手解放了自己的祖国，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运动更壮大起来了。富士山的积雪，似乎比从前少了一些，富士山显得更年轻了。我顿时想起秋田雨雀先生的名作《不死鸟》。我想《不死鸟》的战斗精神，也将和富士山一样是永生的。是的，凡是为人民斗争献身的，

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，将是永垂不朽的。

写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不禁想起这次重游东京不忍池时写的一首诗。那么，就信手抄在这里，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吧。

今日重游不忍池
樱花已落我来迟
不堪瘦损山头雪
却喜新添劫后枝
碧水有情迎旧燕
东风无际拂红旗
他年再度东来日
应是萋萋芳草时

1963年12月13日夜